

楊子雲傳

班固撰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溯江上處巴江州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郢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云

宅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
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
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
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
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
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
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

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
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
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情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
獨載反離騷其辭曰云孝成帝特客有薦雄文似相
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東繼嗣召雄
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
辭曰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
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宛皇儲胥遠則石關

封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竒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秣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王女郤婞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

橫大河浹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

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

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上河東

賦以勸其辭曰云云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賦其辭

曰云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雄以爲長楊賦其辭曰云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

自守汨如也或譎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其辭曰云云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頹而言極麗

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
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
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
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
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
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
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

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
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
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揅之以三策開
之以休咎紘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
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
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
瑩數文祝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
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
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其辭曰云云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云云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

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召之唯劉歆及范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

二公葬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葬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葬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乃爲大夫家素貧者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

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
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
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
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
然篇籍具存

揚子雲傳終

揚子雲集卷第一

漢 成都揚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賦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滄臯彌望鬱乎青葱
沃壘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以宮
奠位東有巴賓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
則有玉石簪岑丹青玲瓏卽節桃枝石鱗水螭南則

有犍犇潛夷昆明峩眉絕限嶸
堪巖亶翔靈山揭
其右離碓被其東於近則有瓊英茵芝玉石江珠於
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夔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
陵邛連盧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
鷄北則有岷山外羗白馬獸則麕羊野麋罷犂獾獐
麋麇鹿麝戶豹能黃獐胡雖獾後蠋獾獾猶毅畢方
爾乃蒼山隱天嶠嶮廻叢增嶒重峯峒石巖崔屺巖
嶸嶸霜雪終夏叩巖嶺嶒崇隆臨柴諸微嶸嶸五矼
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岑龍陽累峴漼繁交倚雌嶒

嶮嶒集嶮脇施形精出偈堪嶂隱倚彭門嶸嶸嶸
嶸岓方彼碑池嶸岓嶸嶸嶸嶸平岳岳北屬崑崙泰極
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羗
庭涿水淳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
千浚萬谷合流逆折泌節乎爭降湖漕排碣反波逆
潏礫石冽嶸紛苒周溥旋瀲寗綏頽慚博岸敵岬粹
瀨磴巖控汾汾忽溶闈沛踰窘出限連混施隧鉅釘
鍾涌聲謹薄汗龍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濫
遠遠乎長喻馳下山卒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
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
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
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
然篇籍具存

揚子雲傳終

揚子雲集卷第一

漢 成都揚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賦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臯彌望鬱平青茲
沃壑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以宮
奠位東有巴賓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
則有玉石簪岑丹青玲瓏叩節桃枝石鱗水螭南則

有犍狎潛夷昆明峩眉絕限嶺
堪巖竄翔靈山揭
其右離碓被其東於近則有瓊英茵芝玉石江珠於
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麋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
陵邛連盧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
鷄北則有岷山外羗白馬獸則麕羊野麋罷犖獬豸
麋麇鹿麝戶豹能黃獬胡雖獮後蝮獮獺猶毅畢方
爾乃蒼山隱天吟嶮迴叢增嶮重翠岫石臧崔寔巖
嶮岷霜雪終夏叩巖嶮嶮崇隆臨柴諸微嶮峴五矼
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嶮龍陽累峴淮粲交倚雌嶮

嶮崎集嶮脇施形精出偈堪嶮隱倚彭門嶮峴嶮
嶮嶮方彼碑池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嶮
嶮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羗
庭漆水滄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
千浚萬谷合流逆折泌節乎爭降湖漕排碣反波逆
漚礫石列嶮紛苒周溥旋溺寃綏頽慚博岸敵呶粹
瀨磴巖控汾汾忽溶闔沛踰窘出限連混陁隧鉅釘
鍾涌聲謹薄浮龍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溢
遠遠乎長喻馳下山卒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

州於木則榎櫟豫章樹榜檣樨樨柙青稚雕梓枌梧
僵樗槲櫟木稷枿信楫叢俊幹湊集批快揭比沈櫨
檣從風椎參循崖撤接涇涇溶瀆紛幻靡汎閱野望
芒芒菲菲其竹則鍾龍筴篔野篠紛鬯宗生族摺俊
茂豐茱洪溶忿葦紛揚搔禽輿風披夾江綠山尋卒
而起結根才業填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於
況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濕則生蒼葭蔣蒲藿
芡青蘋草葉蓮藕茱華菱根其中則有翡翠鴛鴦梟
鷓鴣鷓鴣鸕鶿鷓鴣其深則有徧獺沈鰕水豹蛟蛇龜

蠃鼈龜衆鱗鱖鰓爾乃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間兩江
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武儋鎮都刻削成嶽王基旣夷
蜀侯尚叢并石石駢岍岑倚從秦漢之徙元以山東
是以隕山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龜磧若蝎相救
魚酌不收鴻鶴鷓鴣風胎雨殼衆物駭目單不知所
禦爾乃其裸羅諸圃歐綠畛黃甘諸柘柿桃李枇
杷杜楫栗榛棠梨離支雜以挺橙被以櫻梅樹以木
蘭扶林禽爚般關旁支何若英絡其間春機楊柳裊
弱蟬抄扶施連卷貍獭塘蛭子鷓呼焉爾乃五穀馮

戎瓜匏饒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梔附子巨蒜木艾椒
薤藹醬醢清衆獻儲斯盛冬育荀舊菜增加百華投
春隆隱芬芳蔓茗煒郁翠紫青黃麗靡螭燭若揮錦
布繡望芒今無幅爾乃其人自造竒錦統緹緝纈繡
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
成衽阿麗織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篔中
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釳器百伎千工東西鱗集南北
並臻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軫幽輶埃穀
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旋闐齊啗楚而喉不感
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
贍蓄積備具若夫慈孫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
時選日瀝豫齊戒龍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
踈明綏離旅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勻
藥之羨江東鮎鮑隴西牛羊糴米肥猪麇麇不行鴻
糝狸乳獨竹孤鷓炮鴉被紕之胎山麇隋腦水遊之
腹蜂豚應鴈被鵠晨鳧戮鷓初乳山鶴既交春羔秋
鼯膾鮫龜肴杭田孺鷺形不及勞五肉七菜朦狀腥
臊可以練神養血腫者莫不畢陳爾乃其俗迎春送

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于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鼎楊置酒乎榮川之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緣之畫邠盼麗光龍虵蜃螭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昔天地降生杜鄩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聲呼吟靖領激吻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及廟潛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跣駁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襜祜織延躡淒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

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熊吡噉出焉若其遊息魚戈郤公之徒相與如平隄頰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競逐偃衍撤曳絺索恍惚羅且彌解漫漫沕沕龍睢睨兮羃布列枚孤施兮織繁出驚雌落兮高雄麗翔睢桂兮奔縈畢俎飛膾沈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

先景之秉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
玄旄揚左纛被雲稍奮電鞭驟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羲和司日頽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趨千乘霆亂
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敷歎丘跳巒涌渭躍涇
秦神下聳跼魂負沚河靈夔跂瓜華蹈衰遂臻陰宮
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旣鄉五位時叙網緼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庠介山嗟
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
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兮聊游浮以經營樂社
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帝唐之嵩高兮眎隆
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滅
南巢之坎圻兮易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
西岳之嶢嶠雲霧飛而來迎兮澤滲滴而下降鬱蕭
條其幽藹兮滌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
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
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
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
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隄於穆之

緝熙兮過清廟之雖雖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
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甘泉賦 并序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
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
皇錄功五帝卹胤弼羨拓迹開統於是廼命羣僚歷
吉日協靈辰星陳一一天行詔招擢與太陰兮伏鉤陳

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猶狂八神弁
而警蹕兮振殷鞞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王
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鞮兮
森駭風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僂參
差魚頡而鳥眈翕赫召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
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之駟蒼
螭兮六素虬螭略鞿綏濼虓穆纒帥爾陰闕雪然陽
開騰青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旒郅偁之旖旎也流
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

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
臨高衍之崿嶮兮超紆緇之清澄登椽欒而徂天門
兮馳閭闔而入凌競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
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峽峽以
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
新莫於林薄櫜并間與芟藉兮紛被麗其亡崇丘
陵之駸駸兮深溝欽巖而爲谷造造離宮般以相燭
兮封巒石關迤靡乎連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噓
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劉濫以

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
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坎北而無垠翠玉樹之
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璠金人仡仡其承鐘虞兮嵌巖
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斲斲配帝居
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極北極
之嶸嶸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枅板雷鬱
律於巖窅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
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蒙而撒天左攬
檐而右玄冥兮前燦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

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
崙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青前殿崔嵬兮和
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開闔闔其
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嶮隗乎
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
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
遠亡國肅乎臨淵迴森肆其礪駭兮猱桂椒而鬱移
揚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禴而將榮薌咲盼以棍批
兮聲駢隱而歷鐘排玉尸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兮

鷲帷弮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初
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剗削兮王蘭投其
鉤繩雖方征僑與倭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
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璇題玉英螭
螭螭渡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
地逆釐三神者廼搜述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
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
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喻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
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

昭華覆之威威攀瓊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
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王軌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
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
蕤梁弱水之滌滌兮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
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
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臯搖泰壹舉洪
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
北熿幽都南陽丹崖玄瓚毓鯨龍邕泝淡盼饗豐融
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閭
開天庭兮延羣神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
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黎天闔
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磔天
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宵德兮麗萬世
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蒨施單塔垣兮增宮
參差駢嵯峨兮嶺嶒嶒响洞無厓兮上天之緯杳旭
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
招搖靈樓遲兮輝光炫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

極兮

羽獵賦 并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

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禘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

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
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所遂作頌曰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平侔訾貴正與天平
比崇齊柏曾不足使扶轂楚莊未足以爲驂乘狹三
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
登闕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推田于
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之統

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侍戍卒
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峻以爲司馬圍經
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沉茫
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鏑鏑而羅者以萬計
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壘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篲
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纒屬乎崑崙之墟渙若
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欂櫨

爲闐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
必路微車輕武鴻銅縵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廈
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管距分殊事續
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
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
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旂曳指星
之旒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沉溶淋離廓落戲八
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嘔瀟率鱗羅布烈橫以龍翰
啾啾踳踳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錢

蘭唐舉烽烈火者施技方馳于駟狡騎萬帥虓之
之陳從橫膠轄焱拉雷厲驥駢駘磔洶洶旭旭天動
地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
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批蒼豨跋犀犖蹶浮麋斲
巨艇搏玄媛騰空虛距連卷蹕天躡嬉間莫莫紛
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待蹶
松栢掌茨藜獵蒙籠麟輕飛屨般首帶脩虵鉤赤豹
牽象犀躡巒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絳闈謁泰華爲
旒熊耳爲綴木什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

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此昔羿氏控弦皇車幽
輶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園徙陣
浸淫蹙部曲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
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
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繡棠陽
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沈沈溶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芒然窮元闕與空觀
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挈獲虎豹之凌
遠徒角槍題注蹴竦龍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發

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解中衰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蛟梁溢以江河
東瞰日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聲釜
眩耀青瑩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
翡翠垂筊玉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
明鳧鷺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
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濱獺
據龜鼉祛靈螭八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
蠡目有虞方稚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

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
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饗忽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乎稱臣前入園口後陳廬山羣公
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陸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
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
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
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

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主事不飾木功不彫丞人
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
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
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洪塗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
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聖賢之業未遑
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及未央

長楊賦 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罟罾捕
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
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
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傍先命右扶風左太

華而右褒斜椽截僻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
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躋陸錫戎獲胡檻熊羆
拖豪豬木樵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
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
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各自覽其切焉客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斃齒
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群黎爲之不
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
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擗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
餐鞮整生蟻蝨介冑被露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
廼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
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

躬服節儉縹衣不弊革鞞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
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
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
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
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
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
命驃衛汾沅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遙軼疾
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輶破穹廬腦沙慕髓余吾遂
躡乎王庭驅橐駝燒燠蠡分芻單于磔裂屬國夷阮

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鋌癡者金
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
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廻戈邪指
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羗燹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
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躑足抗
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二邊城之災金華之患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
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同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

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
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廼萃然
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逃於
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
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彷彿翫屬而
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
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
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

之虞曼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爍肴樂胥聽廟中
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
真神之所榮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
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
騁秣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
欲攫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
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太玄賦

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
察吉凶之同域曠曠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
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
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
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
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
兮膏含肥而見炳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
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

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
若師由聘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楫松
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
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
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
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
解渴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駢騁以踟躕載羨門與
儷游兮求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
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珎兮斯錯位極離大
戮兮屈子慕清莖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
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
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轡兮

逐貧賦

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
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
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
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

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
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
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
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究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
捨爾入海汎彼柁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
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噉心有所懷願得盡辭

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
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饗養之羣貪富苟得
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
積肉爲嶠是用鷓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僞
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
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
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

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楊子雲集卷第二

漢 成都楊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
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因
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
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澶忍兮暗纍以其續紛漢十

世之揚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
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靜帶鉤矩
而佩衡兮履欂櫨以爲基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
而質齷資媿娃之珍髻兮鬻九戒而索賴鳳皇翔於
蓬階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躡兮驢騾連蹇
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蝮豸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
椒蘭之嗛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祿衣
兮被夫容之朱裳兮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襲而幽之
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媼之嫉妬

兮何必颺纍之娥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
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
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賴而喪
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
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
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
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
山解挾桑之總轡兮縱今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
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碧惠兮臨湘淵而投

之棍申椒與茵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楫以要神
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旱
纍既攀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鷓鴣之將鳴
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繁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
逸女抨雄鳩以作一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霓
之旖旎兮望崑崙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
女被高丘旣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
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
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欵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繫
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
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舖歎兮潔沐浴之
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
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百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載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

久佚不暫廢者不末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
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
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北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
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
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
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
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
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
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

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赦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
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勅以殊
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
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輜軒之
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
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間翁孺者深好訓詁
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
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
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

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俱頌階闕
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
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
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
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
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
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
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諧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

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郎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

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設論

解嘲

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

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扶葉扶踈徇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

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
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
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
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
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胥死而吳亡種蠶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殺出
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
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
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
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
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

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
而投跡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詭成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人也
折脅拉髀免於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莖棄
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
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疆秦之相搯其咽而亢
其氣擁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
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
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定也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議
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卑
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
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隕雖其
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
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

收功於章臺四皓來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
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貫於卓氏東方朔割豕
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好也美味
期平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闕意
耿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
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曾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
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子

曰俞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
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
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
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
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檝膠
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
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浮滂雲而散敲烝是以宓
犧氏之作易也繇洛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

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昏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茲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榆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婓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克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克國作武

赴赴相相亦紹厥後

符命

劇秦美新 并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
常有顛餉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
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
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
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
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

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
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
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常斯之邪政馳騫
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
自勤公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
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
鳥肉角之獸狙獮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
潛大弗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

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
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
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
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
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雖遠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
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瀾川流海濔雲
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
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
規萬世竒偉個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
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
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
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戔矣受命甚易格來甚

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陪窳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
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帝作穆穆明且
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
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
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
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
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
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

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
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
田免人役方南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
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
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韜郁郁乎
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
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侯衛厲揭要荒

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瑁封泰山禪梁父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
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
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
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
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
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
鼈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
上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
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
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
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生元成
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
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
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
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
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禘祈廟嗣繼靡格匪天
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
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
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
上下兼該群祥眾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乎天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
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
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
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真皇
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
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
欽德伊何奉命是行非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
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
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
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
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
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漣秋臻黃山
夏撫鄆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綬有耆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
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
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蚕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勅
遐邇蒙祉中外禍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
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
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
若喪考妣過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
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雜文

太玄攤

玄者幽樞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
攏神明而定其基通同古今以開類攤錯陰陽而發氣

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
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
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劑圜則
杌柢方則嗇衮噓則流體唵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
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
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
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群貞以攤
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
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搃萬物乃纏故

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
其觚曉天下之賸賸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
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
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
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擢
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况
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
餘者惡也君子曰疆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
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
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
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
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
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
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
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群無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
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
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
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

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
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
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
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
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
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
明矣天地莫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
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
之理運諸泰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旋璣之統正王
衡之平園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又衰窮則更
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
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折質文
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
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
寒信道致訕訕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
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
參之以畧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
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織也

入歲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向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盈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揚子雲集卷第三

漢 成都揚子雲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箴

百官箴 并序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關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畀胃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塵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范曄編次揚雄以下所作命之曰百官箴蓋取古者官箴王闕之義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
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駖增補十六篇
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
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
夾以碣石二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來趙魏是宅
冀土糜沸炫云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
夫王是替起魏相友秦拾其弊
築長城恢夏之

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
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
予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旣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
漆絲絺紵濟潔旣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
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雝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
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
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旣知

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
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歔
厥居爲墟牧臣司寇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鈆松怪石群水攸歸
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
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
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
小白旣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上失其法度
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子蕃宇大野旣渚
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
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
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
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
丘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瀕陽鳥攸處橘柏羽貝
瑤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
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
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
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
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
股肱不可不萃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壽

荊州牧箴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
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
位若天有口不順庶國執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
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
悍氣統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
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臬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
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
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
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
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
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
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爲極實絕周祀牧

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一作梁州武
帝改梁爲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
鯨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
遠近底貢磬錯磬丹絲曆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洎沈頗僻遏絕苗氏滅夏殷績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
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
烈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

揚子集卷三
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
下礙龍門自彼氏羗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
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
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
徂以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
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此阨幽都戎夏交徧伊昔唐虞
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
蒙公城塹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
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噐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
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瀕陽鳥攸處橘柚羽貝
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
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
污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
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
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
股肱不可不萃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壽

荊州牧箴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
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
位若天有口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
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
悍氣統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
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維是經榮播臬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擊
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鷄墟
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
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
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
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
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爲極實絕周祀牧

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一作梁州武
帝改梁爲益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
鯨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
遠近底貢磬錯磬丹絲曆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洎沈頽僻遏絕苗氏滅夏殷績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
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
烈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

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
下礙龍門自彼氏羗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
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
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
徂以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
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此阨幽都戎夏交徧伊昔唐虞
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
蒙公城塹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
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
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

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
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
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
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
悴荒牧臣司并敢告軌綱

交州拔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
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
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室臻于季赧
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
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
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
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
憲

光祿勳箴

漢書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
郎謁者大夫掌議論郎掌
守門戶謁者掌賓讚受事

經兆宮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闔限以禁界國有周衛

民有蕃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泆
持牛之飲門戶充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
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
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
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
官有司馬衛士旅賁三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
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以有內
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
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
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七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
宿敗於望夷闔樂矯搜戟者不維尉臣司衛敢告執
維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
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
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

檀車孔夏四驥孔昕僕夫執倭載駢載駟我輿云安
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昇馳騁忘歸
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坵野輦車就牧
而詩人興魯廐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廐多
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
更名大理復為廷尉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
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

五刑訓天周以自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
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蒲山刑者半道
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
者無云何謂是則是剝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惟虐惟
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
謁

大鴻臚箴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
蠻夷武帝更名大鴻臚

蕩蕩唐盧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

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
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
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案寮荒耄國政如漫
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
敢告在隣

宗正箴

宗正秦官掌親屬周成王之時彤伯為宗伯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
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
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胤而忘其宗
緒周譏戒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
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時惟太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
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
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作而征

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
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
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彗秦收太半二世不
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繇

少府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
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
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池
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酒而姐妹作崇共寮不御
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
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
觚

執金吾箴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應劭曰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
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職主
先導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溫溫唐虞重襲純執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賊
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蕙蕙

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
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
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
室景帝更名將作大匠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
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
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
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
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
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
我貴穰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墻屋而忘
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
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古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
家有柝柅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
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

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伊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

茫茫大田芄芄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薦薨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昇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塵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古者虞書伯禹作司空馬融曰主司空士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群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措克克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

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之旗蓋日月焉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太常尊大之義也

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
班乎群神我祀既祇我粢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
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
葛為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
臧文不悟文隳太室相納郤賂災降二官用誥不祧
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
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
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秦亦尊此官典機齊也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
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
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

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
易稱不密則失臣兇吉其和巽吝其頰書稱其明申
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
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
命敢告侍遇

博士箴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
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
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

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
成公劉挹行潦洒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
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
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
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决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
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
尼不對問陳而胡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
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酒箴

此箴揚雄本以諷諫或帝其文爲酒客難
法度七本不足焉諫無可取者然其日處
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爲警陳遵愛之持
以適投其嗜酒之好耳至以張竦之自約
槩諸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
如竦之論爲正猶足自勵也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減水蒲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更
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
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
乎